

## 父亲的渔网

汪珍玺

在老家的橱柜里，静静地放着一副渔网。那是父亲用过的渔网。

今年春节，我回了趟老家。随着“嘎吱”一声，我用力拉开了橱柜门。橱柜是母亲的嫁妆，好多年没打开过了。柜里有点昏暗，在第二层隔板，我见到了那副久违的渔网。

由于放置时间太长，渔网颜色已变成近乎黑色。我用手提了提渔网，感觉有点僵硬，而且很沉。我默默凝望着眼前的渔网，思绪又回到了那段美好而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
七十年代初，父亲刚病愈不久，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常常饥一顿饱一餐，营养也跟不上。外公那时当大队支书，他有个特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打鱼。外公常背着渔网到门前的小河里打鱼，每次都满载而归。

父亲也想通过打鱼来改善家里的生活。想打鱼先得有渔网。那时买一副渔网要二三十块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好在母亲心疼父亲，回娘家跟外公说了。外公二话没说，将渔网送给了父亲。

有了渔网，父亲非常高兴。接下来就是学撒网了。母亲称得上半个师傅，因为小时候她常随外公去打鱼，耳濡目染，多少懂得一些撒网的方法。

父亲学撒网的场地就在屋门前球场里。母亲左手将渔网顶端提起，右手从左手下面握住渔网往下顺，顺一截后就势弯个小圈在左手拿着，这样弯几圈后，留下渔网尾部，右手再拿出一小撮网往左手倒拐处一挂，收回再握住网脚，摆出撒网的姿势，然后用力一撒，渔网腾空而起，呈现出一个圆圈落在地上。

父亲看得仔细，照着母亲的样子学撒网。一次两次是不行的，渔网老是撒不开。母亲在旁边耐心地教着，父亲一遍遍地练习。几天后，父亲的渔网终于撒得像模像样了。

那是父亲第一次出门打鱼。父亲背着渔网走在前面，我挎着鱼篓跟在后面。

小河叫零溪河，是从赵家坪水库发源而来的。站在河滩上，父亲上下望了望，朝下游樟树潭走去。这里潭水绿茵茵的，有点深。

父亲要我莫做声，怕赶走了鱼儿。父亲将渔网端在手上，身体微微下蹲，轻手轻脚走到河边，然后使劲将渔网撒了出去。一声水响之后，河面溅起细碎的浪花。父亲挽起手中的引线，渔网渐渐浮出水面。父亲将渔网拉到身前，右手伸进水中抄起渔网，转身提到岸边。

父亲清理着网上的水草和杂物，清完一条鱼也没发现。我不由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父亲不灰心，向上游走了几步，撒下了第二网。渔网收上岸，父亲一点一点扯开渔网，竟有两条活蹦乱跳的刁子鱼。父亲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我更是兴奋不已，上前将鱼摘下来装进鱼篓。

两条小鱼给父亲增添了不少信心，带着我继续向上游走去。父亲走一截撒一网，一直打到三里路开外的电坝。只是那天，我们收获并不多。

第二天，天气依然很好，父亲带着我又去打鱼。这次我们到了朱家坪的一段河道。父亲在水急处将渔网撒了出去，渔网在空中开出一朵圆满的花，然后落入水中。

父亲将渔网捞出水面，渔网上竟卡着数不清的鱼儿。父亲将渔网拎在胸前，快步走上河滩。父亲打开渔网，将鱼儿一个个摘下，扔在沙滩上。真多啊，有白扎口、红翅膀、刁子鱼……鱼儿跳个不停，害得我满地胡抓。这一网收获了几十条，足足捡了半个鱼篓。父亲得出一个经验：上水的鱼儿多！

打这以后，只要天气好，父亲都要出去打鱼。时间长了，父亲熟悉了鱼儿的习性，知道哪儿鱼多，哪儿鱼少，每次都不会打空转身。

汪家坪这段河道是父亲最常去的地方。河道直而开阔，有百米长，河对面是堤坝，边上长满灌木，灌木枝蔓延伸到水面。父亲每次在这里都会多撒几网。有一次，父亲一网下去，捞起来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鱼，把父亲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我问父亲，小河里咋有这么大的鱼？父亲说河上游是赵家坪水库，这鱼一定是水库放水时跑出来的。

父亲特别爱惜渔网。渔网是用细麻绳织的，韧性差，易腐烂，打鱼时渔网常会划破。所以隔不了多久，父亲要补一次渔网。为了增加渔网坚韧度，中途父亲还要浆一次网。

浆网是个细活，首先要准备一篮子鸡蛋。浆网那天，把鸡蛋打一点点小孔，让蛋清慢慢流出来，接在脸盆里，再把蛋黄装在另一个脸盆里。然后将渔网放在装蛋清的脸盆里揉弄、浸泡，让蛋清充分浸入细麻绳里，最后将渔网晾到竹竿上阴干。这样处理过的渔网结实、耐用。

因为父亲经常撒网打鱼，心灵手巧的母亲便给我们做了一顿顿鱼肉大餐，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

后来，我随小叔到外地上学去了，就再没陪父亲打过鱼。

去年，父亲匆匆走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父亲和我打鱼的幸福时光就会浮现在眼前，还有他平时对我说的暖心的话语就会久久萦绕在耳畔。泪目中，我知道，那是我对父亲无尽的思念。

## 防控员的荣耀

谷俊德（白族）

为什么第一次当防控员，我会表现得如此糟糕？我常常发问。

那天，我坐在摊位前，低头看手机。你要打枪。一位督导员跑过来，大声说，你看看，需测试者从你身旁匆匆溜走，再不防控，你就停岗。她把枪郑重地交给我。

我尴尬地站起来说，我放哑炮了，这体温枪打不出读数。我涨红了脸，不停地解释。没想到我第一次当体温枪枪手，就挨一顿严厉的批评，还是一个女督导员，带着命令的口吻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纯属偶然。那天上午，我捂着口罩在单位办公楼消毒，上面部门来电，我被抽到社区当防控员，主要对社区管控地测体温、登记、盘查。下午，经过半小时的简单培训，我到社区报到。给我发体温枪的是一位社区女干部。她看着我带的红袖章，郑重地说，这场阻击战，你要打好，必须打赢。一句话，你要对得起这把体温枪。我接过体温枪，仔仔细细，崭新的。我信誓旦旦地说，请放心，我会成为合格的枪手。没想到，我走上新岗位，测试第一枪，就失了准，当我用体温枪在第一个测量者的额头晃动，却读不出温度。特别尴尬。慌乱中完成了一次糟糕的测试。

我将体温枪藏在桌上，试图逃避对进出人群进行体温测试。督导员很快发现了我的企图：你要用枪，不然就停岗！她一训斥，我更紧张，我对自己曾经弯下的海口感到羞愧，其实，我离一名合格枪手的路还很遥远。但督导员的谆谆教导，是一副强心剂，我重拾信心。

每天在繁忙的测体温流水作业中，我不断总结经验，慢慢地成熟。打枪防控，快、准、狠，就是动作迅速，人群量大的时候，体温枪测试速度要快捷；准，就是精准，面对需测试者，体温枪一举起就必须得出准确体温数据；狠，就是心要诚，对任何人都要铁面无私，熟人、亲戚、朋友，对哪一个进出小区的人都不能网开一面不测试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较真。遇到一个菜农，不配合，硬生生闯关。被我拦住。接连三次测试，体温偏高。我说，你马上登记。他朝我大声吼叫，急促地

说，我没事，是你的体温枪有毛病。街对面的一个同事跑过来支援，我们立即向社区做了报告。社区将他送到医院复查。夜晚。我收到信息，是菜农发的：党员志愿者同志，你的体温枪真准，我服了。后来查明，我确实因普通感冒体温有升高，菜农感冒痊愈后，还专程到我的摊点，捎一个热糍粑犒劳我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出手。每天和疫病抗争，与群众面对面，深感群众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。每天我站在社区门口，带着红袖章，手持体温枪，检测进入人员，大家都很配合。给我来一枪，看我有问题不？常有群众调侃并主动来测体温。这是一名体温枪枪手的荣耀。一个卖肉屠夫，我给他测体温后，他抢过去对准我的手心，也发了一枪：我给你也通（放）一枪，这叫有来有往！说罢哈哈大笑。我也被屠夫的幽默举动逗乐了，连说，对，对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！

群众对防控员真心接纳。防控员也已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。我信誓旦旦地说，请放心，我会成为合格的枪手。没想到，我走上新岗位，测试第一枪，就失了准，当我用体温枪在第一个测量者的额头晃动，却读不出温度。特别尴尬。慌乱中完成了一次糟糕的测试。

我将体温枪藏在桌上，试图逃避对进出人群进行体温测试。督导员很快发现了我的企图：你要用枪，不然就停岗！她一训斥，我更紧张，我对自己曾经弯下的海口感到羞愧，其实，我离一名合格枪手的路还很遥远。但督导员的谆谆教导，是一副强心剂，我重拾信心。

每天在繁忙的测体温流水作业中，我不断总结经验，慢慢地成熟。打枪防控，快、准、狠，就是动作迅速，人群量大的时候，体温枪测试速度要快捷；准，就是精准，面对需测试者，体温枪一举起就必须得出准确体温数据；狠，就是心要诚，对任何人都要铁面无私，熟人、亲戚、朋友，对哪一个进出小区的人都不能网开一面不测试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较真。遇到一个菜农，不配合，硬生生闯关。被我拦住。接连三次测试，体温偏高。我说，你马上登记。他朝我大声吼叫，急促地

说，我没事，是你的体温枪有毛病。街对面的一个同事跑过来支援，我们立即向社区做了报告。社区将他送到医院复查。夜晚。我收到信息，是菜农发的：党员志愿者同志，你的体温枪真准，我服了。后来查明，我确实因普通感冒体温有升高，菜农感冒痊愈后，还专程到我的摊点，捎一个热糍粑犒劳我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出手。每天和疫病抗争，与群众面对面，深感群众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。每天我站在社区门口，带着红袖章，手持体温枪，检测进入人员，大家都很配合。给我来一枪，看我有问题不？常有群众调侃并主动来测体温。这是一名体温枪枪手的荣耀。一个卖肉屠夫，我给他测体温后，他抢过去对准我的手心，也发了一枪：我给你也通（放）一枪，这叫有来有往！说罢哈哈大笑。我也被屠夫的幽默举动逗乐了，连说，对，对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！

群众对防控员真心接纳。防控员也已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。我信誓旦旦地说，请放心，我会成为合格的枪手。没想到，我走上新岗位，测试第一枪，就失了准，当我用体温枪在第一个测量者的额头晃动，却读不出温度。特别尴尬。慌乱中完成了一次糟糕的测试。

我将体温枪藏在桌上，试图逃避对进出人群进行体温测试。督导员很快发现了我的企图：你要用枪，不然就停岗！她一训斥，我更紧张，我对自己曾经弯下的海口感到羞愧，其实，我离一名合格枪手的路还很遥远。但督导员的谆谆教导，是一副强心剂，我重拾信心。

每天在繁忙的测体温流水作业中，我不断总结经验，慢慢地成熟。打枪防控，快、准、狠，就是动作迅速，人群量大的时候，体温枪测试速度要快捷；准，就是精准，面对需测试者，体温枪一举起就必须得出准确体温数据；狠，就是心要诚，对任何人都要铁面无私，熟人、亲戚、朋友，对哪一个进出小区的人都不能网开一面不测试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较真。遇到一个菜农，不配合，硬生生闯关。被我拦住。接连三次测试，体温偏高。我说，你马上登记。他朝我大声吼叫，急促地

说，我没事，是你的体温枪有毛病。街对面的一个同事跑过来支援，我们立即向社区做了报告。社区将他送到医院复查。夜晚。我收到信息，是菜农发的：党员志愿者同志，你的体温枪真准，我服了。后来查明，我确实因普通感冒体温有升高，菜农感冒痊愈后，还专程到我的摊点，捎一个热糍粑犒劳我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出手。每天和疫病抗争，与群众面对面，深感群众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。每天我站在社区门口，带着红袖章，手持体温枪，检测进入人员，大家都很配合。给我来一枪，看我有问题不？常有群众调侃并主动来测体温。这是一名体温枪枪手的荣耀。一个卖肉屠夫，我给他测体温后，他抢过去对准我的手心，也发了一枪：我给你也通（放）一枪，这叫有来有往！说罢哈哈大笑。我也被屠夫的幽默举动逗乐了，连说，对，对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！

群众对防控员真心接纳。防控员也已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。我信誓旦旦地说，请放心，我会成为合格的枪手。没想到，我走上新岗位，测试第一枪，就失了准，当我用体温枪在第一个测量者的额头晃动，却读不出温度。特别尴尬。慌乱中完成了一次糟糕的测试。

我将体温枪藏在桌上，试图逃避对进出人群进行体温测试。督导员很快发现了我的企图：你要用枪，不然就停岗！她一训斥，我更紧张，我对自己曾经弯下的海口感到羞愧，其实，我离一名合格枪手的路还很遥远。但督导员的谆谆教导，是一副强心剂，我重拾信心。

每天在繁忙的测体温流水作业中，我不断总结经验，慢慢地成熟。打枪防控，快、准、狠，就是动作迅速，人群量大的时候，体温枪测试速度要快捷；准，就是精准，面对需测试者，体温枪一举起就必须得出准确体温数据；狠，就是心要诚，对任何人都要铁面无私，熟人、亲戚、朋友，对哪一个进出小区的人都不能网开一面不测试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较真。遇到一个菜农，不配合，硬生生闯关。被我拦住。接连三次测试，体温偏高。我说，你马上登记。他朝我大声吼叫，急促地

说，我没事，是你的体温枪有毛病。街对面的一个同事跑过来支援，我们立即向社区做了报告。社区将他送到医院复查。夜晚。我收到信息，是菜农发的：党员志愿者同志，你的体温枪真准，我服了。后来查明，我确实因普通感冒体温有升高，菜农感冒痊愈后，还专程到我的摊点，捎一个热糍粑犒劳我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出手。每天和疫病抗争，与群众面对面，深感群众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。每天我站在社区门口，带着红袖章，手持体温枪，检测进入人员，大家都很配合。给我来一枪，看我有问题不？常有群众调侃并主动来测体温。这是一名体温枪枪手的荣耀。一个卖肉屠夫，我给他测体温后，他抢过去对准我的手心，也发了一枪：我给你也通（放）一枪，这叫有来有往！说罢哈哈大笑。我也被屠夫的幽默举动逗乐了，连说，对，对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！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较真。遇到一个菜农，不配合，硬生生闯关。被我拦住。接连三次测试，体温偏高。我说，你马上登记。他朝我大声吼叫，急促地

说，我没事，是你的体温枪有毛病。街对面的一个同事跑过来支援，我们立即向社区做了报告。社区将他送到医院复查。夜晚。我收到信息，是菜农发的：党员志愿者同志，你的体温枪真准，我服了。后来查明，我确实因普通感冒体温有升高，菜农感冒痊愈后，还专程到我的摊点，捎一个热糍粑犒劳我。

我当体温枪枪手，敢出手。每天和疫病抗争，与群众面对面，深感群众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。每天我站在社区门口，带着红袖章，手持体温枪，检测进入人员，大家都很配合。给我来一枪，看我有问题不？常有群众调侃并主动来测体温。这是一名体温枪枪手的荣耀。一个卖肉屠夫，我给他测体温后，他抢过去对准我的手心，也发了一枪：我给你也通（放）一枪，这叫有来有往！说罢哈哈大笑。我也被屠夫的幽默举动逗乐了，连说，